

图有所得

散文的文采 杂文的风骨

——读《风吹来》及其他



焦淑梅

第一次接触刘诚龙的作品，是在2015年，我网购了他的《暗风流》一书。随着阅读的深入，那段时间被这个叫刘诚龙的作家震撼。2021年，他的新散文集《风吹来》出版，又一次成了我的枕边书与案头书。

读《风吹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依然可见，他一贯的写作风格，陌生的是，他有很多风格变体，作家以其生花妙笔充分伸展着作家个体生命的微妙感触，描绘着一代都市里的乡下人的共同体认。全书共三辑，一是《坐看云起》，可以感受他对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的热爱；二是《一方乡愁》，可以与他共鸣对父亲母亲等亲人的思念，一起怀旧房子稻田等故乡风物；三是《山居闲读》，跟他思维起舞，共同沉思对读书和写作的见解和论证。他在时空的维度里大开大合，腾闪跳跃，幽默风趣间，轻松谈笑间，给读者呈现出别样的心灵感悟和千姿百态的故事篇章。

杂文是刘诚龙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他的

散文同样光彩熠熠。散文里有杂文的犀利，杂文里有散文的优美，如此杂糅手法精妙运用，使文章的表现力和内在张力尤其厚重，形成辨识度极强的文学面孔。他的文短句多长句少，节奏感极强。如“茄子一格，豆角一格，土豆一格……这一亩菜地里，是农家菜大荟萃，也是袖珍版的农业地图吧”（《杨家岭的一块菜地》）。“天池之绿，绿得瓷实，绿得深刻，绿得穆然，绿得文静，绿得沉着，你甚至感到他绿得太奢侈，绿得太排铺，绿得太无忌，绿得太夸张，绿得一塌糊涂……”（《天池之绿》）读来就像吃炒蚕豆，嘎嘣脆，酣畅淋漓。

他专注而深情地描写故乡，但意义又不仅局限于此。铁炉冲是他老家，也是他此生的精神家园，他不停笔地一直在用饱满又浓烈的感情维护和扩建生养他的村庄，深情表达着对故乡的坚守与希望。铁炉冲和他足母与子，是水与鱼。《风吹来》第二辑里，刘诚龙用26篇散文，串联起他不同年龄段眼里的和心里的铁炉冲。《最是那一勾头的害羞》，那个小孩到底因何而羞？参加表姐的婚礼竟然倔强得两天硬是没进一粒米。一方面是因为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定是有人无意间触动了小孩子心里的毛刺，他用沉默对抗。文里如“我爹一把把我抓起，一把把我提起，夹在腋窝下，如夹一卷稻草”，稻草之喻真是贴切之至，“我爹一把把我提鸡一般提起来，一撇，把我敞坐在板凳上”，这样的句子，让人忍俊不禁。故乡包容他温暖他，他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在铁炉冲恣肆地绽放着自己的情绪。

刘诚龙爱家爱妻，神仙眷侣，羡煞旁人。“我在滚毛线，她在打毛线，时光不转，转也转得很慢，偶尔抬起头，透过窗子外望，月光如水，月华如霜，才知道这一段时光，被摄影定格了。”（《走毛线的女人》）。“与堂客眺望望月，夜半私语，待到六十花甲，回铁炉冲筑一间茅屋，乡村安家。”（《恩高村的草田》）。他的许多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内里的角色必有“堂客”。那个被文字滋养的女子，一定是红袖

添香的那种。好的爱人好的家庭成就一个人，唯其如此，他内心是宁静的、平和的，可专心读书著书。而读者，透过他款款叙述的一篇篇美文，读到的是静水流深，人间安宁。

读刘诚龙散文，你感觉他是暖男；读刘诚龙杂文，你感觉他是刺头，暖男与刺头，集于一身，和谐一体。这个不奇怪，他的杂文里，有散文的文采，他的散文里，有杂文的风骨。散文与杂文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彼此掩映，互相成就。

《读书当生光》从袁枚和谢肇淛的读书故事中，深入浅出地论证了他对于读书的看法，读书要有思想、思辨、思考。他将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准则一点一滴渗入一篇篇文章里，文章就别有分量。《读书与看书》《胆读书》《得闲书者得语文》等文章从点滴中铺陈，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对于写作及读书的经验，他毫不保留地拿出来给读者，字里行间有深切的人文关怀。

作者心中一定住着一个武侠。他不怎么读武侠小说，但他在文学江湖上分明是一个侠士。看他在《暗风流》部分文章的标题，譬如《以血书文章杀天下后世》《唐人骂皇帝》《章太炎挨屁屁》等，好玩不？刺激不？当然，绝不是以标题吸睛。再读内容，感觉他就是周伯通，是石破天，是刘正风……文风硬，亦正亦邪。对于古今人性的揣度有他的见识和勇气，有自己的叙事腔调。

读书与写作是刘诚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隔三差五，就可以读到 he 发表在全国各地各大报刊的作品，高产而且高质。他用文学过日子，用作品来生活，他穿梭在文字与生活中，如一尾灵动的鱼。诗书继世长，他长久地浸淫在近乎执拗的审美追求中，不管不顾，旁若无人地表达着自我，关注社会，却又那么举重若轻。

2021年的这个初冬，在晋北，读《风吹来》，如沐春风。不止有春风的暖，还有夏风的躁，秋风的凉，冬风的寒，从四季风的童话中走过，坐看风云，有一方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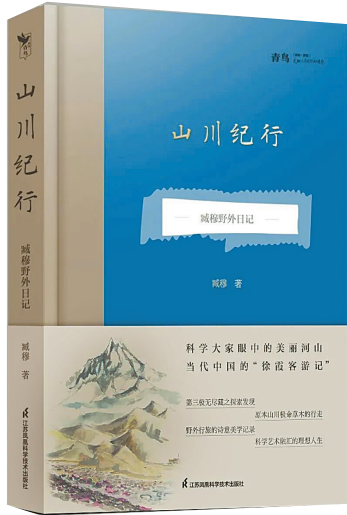
（《风吹来》刘诚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马珂

《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

臧穆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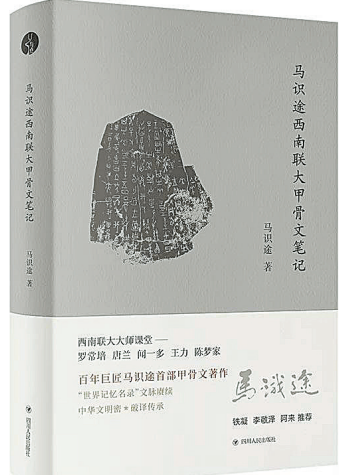
本书是真菌学家臧穆在1975—2008年间的野外科考日记。作者在书中以绘画结合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等科考地区的自然、地理、民俗、文化、建筑等多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以及野外科考的动人故事。文字言简意赅，写生唯美真实，集科学与博物、人文与艺术为一体，如实地呈现了一位老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马识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107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对自己在西南联大学习甲骨文的回忆录，也是一部面向普通大众鲜活生动的甲骨文普及读物。书中呈现了西南联大课堂教学的生动画面和一代学术大师们的群像风采，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甲骨文的独特魅力，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兼具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做一棵离太阳最近的树

——毕淑敏印象



毕淑敏。 通讯员 摄

马珂

我与毕淑敏相识于首都的一次文化活动中，出于当年报纸编辑工作的需要，与她建立起联系。毕淑敏给我的印象是那种邻家大姨的形象，慈眉善目、温文尔雅，表情中蕴含着真与善的微笑。

毕淑敏是我国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自1987年发表军旅题材中篇小说《昆仑殇》在文坛崭露头角后，迄今她已出版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及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100余部，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她先后获过庄重文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30余次。2007年，毕淑敏还以365万元的版税收入，登上了“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近年来她的作品，把人文关怀当成创作核心，在关注生命价值、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同时，引导无数心存忧患的读者朋友摆脱痛苦，找到幸福。著名作家王蒙称她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用文字的形式救死扶伤”。

毕淑敏拥有多重身份：内科主治医生、国家一级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心理咨询师。四十岁时，她在深耕厚植纯文学园地近20年并获众多文学奖项之际，对社会上诸多承受生活与心理压力问题的读者产生了同情之心。结合自身存在的问题，她选择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用以“自救”和帮助他人。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时，她出版了《毕淑敏心理咨询手记》，

将写作重心逐渐转移到颇具人文关怀的畅销书写作之上。作品以找寻“幸福”为主题，引导读者化解心理矛盾，构建合理期望，在欲望与现实中找准平衡点，从而获得幸福人生。毕淑敏认为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力量。在她的“幸福三部曲”《恰到好处》《温暖》《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温柔就是能够对抗世间所有的坚硬》等书中，她力图修正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关系，还原一个真正晴朗、和谐、温暖的社会。

毕淑敏坦言在她的生命历程中，有过自卑和抑郁的时期。16岁就在学校应征入伍，从北京到祖国最边远的西藏阿里高原做了11年部队卫生员和内科医生，一次在部队组织的大合唱中因为跑调，被指导老师当众厉声责骂。这件事让当时年轻要强的毕淑敏深受伤害，自卑心理就此产生，逐渐变得缺乏自信和沉默寡言。

让毕淑敏走出自卑心理，源于她受邀给汶川地震中幸免于难的孩子上课。课后当她听到孩子们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毕淑敏诧异地问旧原因。孩子们告诉她，地震中那么多人不幸遇难，他们却有幸活了下来，还可以上课学习，这还不够幸福吗？这句话仿佛点醒了毕淑敏。令她没想到的是，原本是她去教育孩子们，却让老师们教会了她如何体会幸福。

毕淑敏在《恰到好处》中如是写：幸福像一个哑巴，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比如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映的一个眼神。

诚然，幸福是一种心的富足，不以物质的多寡来衡量。它是付出、分享和爱的感受，悟到了这些，你就可以在人生遭遇不幸之际，随时拍打幸福的门环。

毕淑敏说自己与湖南出版界有着深厚的情缘。在她出版发行的百余部书籍中，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就占了20多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花冠病毒》，散文集《蓝色天堂》《没有谁是一座孤岛》等。去年六月，湖南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她的环游世界系列散文集《巴尔干的铜钥匙》。

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依旧笔耕不辍。积极向上，做一棵离太阳最近的树，每天汲取太阳的精华，蕴藏太阳的力量，用乐观的精神面对人间百态和世事沧桑，是她对自己的勉励也是对广大读者的寄语。

俯首甘为孺子牛

——读长篇报告文学《红烛》

刘月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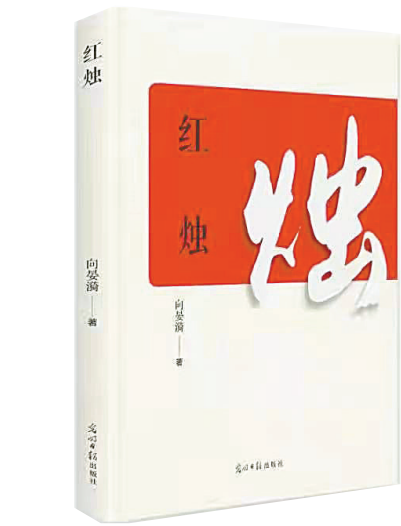
长篇报告文学《红烛》，真实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湘西北教育的状况，以乡村小学校长覃东荣感人事迹为素材，充分肯定了主人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高瞻远瞩的教育眼界，为贫苦山区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子情怀。

覃东荣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乡村教育阵地，硬是将一个经济极度贫穷、教育极其落后的湘西北小镇的教育做得风生水起，在他的一系列举措下，教学点镇中心小学由默默无闻的山村小学变成国家省市优秀学校。

本书作者向晏涛，系覃东荣同事，其跟随校长覃东荣在学校教书育人多年，目睹了覃校长为实现让每一个山里孩子都能上学的教育理想，迈出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但覃东荣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将挡住山村教育的“拦路虎”一一移除，如带着同事和乡邻在烈日下挑石头修学校、建石桥、促教改，自身体弱却不顾生命危险救落水的学生，自家贫困却供养6个孩子上学。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是覃东荣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为乡村教育铺洒阳光，照亮的是他人，而他自己在胃痛袭来时，不是躺在学校柴房里呻吟，就是晕倒在讲台上，依靠热水袋来缓解疼痛。对覃东荣的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作者情感复杂，其中有不解、有敬重；有抱怨，也有同情。

作者的亲近身份为作品灌注了真情、深情。覃东荣去世后却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来遮住因伤残未愈而显露出来的白骨，留给妻儿的是生前的一张张欠条。积蓄已久、亲历亲见的同事情为《红烛》的撰写铺足了张力，于情于景字字深情。作者将山区教育者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奋斗不息的生命底色调制出来，覃东荣的教育理想一步一步地具象化，人文教育者的形象也越来越深刻、感人。

为挖掘覃东荣的事迹背后的精神因素，作者追溯了覃东荣的青少年时代。既有古代为教学砸办学的伍先生的精神感召，亦有覃氏家族为革命英勇就义的精神感化。青年时期的覃东荣即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才使大龄少年15岁的他有进学校读书，并成为了一名教师。正是作者注重挖掘人物故事背后的因素，为覃东荣终身扎根、献身乡村教育的初心找到了精神



源头。

《红烛》一书有大量的细节描写，细节叙事成为作品另一显著特征。如作者借“吃猪肉”的细节为覃东荣简笔素描，入木三分。在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眼里，几个月能吃上一盘“猪肉”是很奢侈的。覃东荣每个月收入100多元，除去自家3个孩子的日常开支，还要供养6名收留的学生，经常捉襟见肘。他舍不得去看病，却舍得每周借钱买几斤猪肉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诸如此类的细节，丰富生动，感人至深。

此外，作品还注重表现覃东荣现代教育的思维。物质的贫穷并没有妨碍覃东荣的现代教育思维的转向。他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利用加班节省下来的资金，定期送老师去教育先进的省城进行培训，并制定、推出一系列教学计划，把一所乡村小学的教育一步一步推上新的台阶。当然，覃东荣能把乡村教育做得如此出色，也离不开背后默默支持他的妻子伍友妹。作者描写伍友妹一个人为了8个孩子洗衣做饭、辛苦劳作的场景，真实还原了一位虽然学识不高，但心地善良、坚忍、勤劳、朴实的土家妇女的形象，丰富着覃东荣的光辉形象。

《红烛》作为一部真实反映山区教育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情感真挚见长，在结构把握及细节挖掘上也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覃东荣虽然离开人世多年，但他的信仰本色、教育理想、红烛精神值得不同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党员干部传承与发扬。

（《红烛》向晏涛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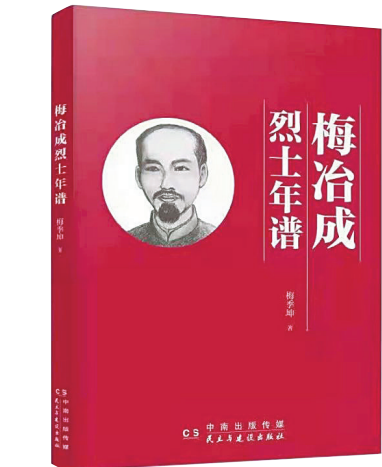
现代化探索路上的一位先贤

——谈谈《梅冶成烈士年谱》

梅方权

6年前，75岁高龄的叔公梅季坤先生，就跟我说起要编撰革命烈士梅冶成年谱，我倍感振奋，凭直觉，感到这将是一桩了不起的党史基础工程。2020年7月1日，接到叔公的初稿后，爱不释手，读后更是激动不已，思绪万千。脑海里自然浮现出革命烈士梅冶成先生的形象和气质。一则敬佩于传主的故事和精神；二则敬佩叔公综合运用亲身经历及口述史方法，挖掘尘封史料，不溢美、不夸大，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梅冶成烈士光辉、坎坷、信仰坚定的一生。

可能有人会同，为一位不算声名赫赫的烈士写年谱，究竟意义何在？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指出，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冶成烈士年谱》的编撰和出版，是有意义的。



梅冶成，别名教榕，化名李治盛、李时盛，生于一四代塾师之家。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后又考入湖南省立优级师范。师范毕业后，回到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任教。

1912年，梅冶成积极参与全县兴起的毁寺庙、兴学校的教育改革活动，与进步人士创办了上流学校和石铺桥国民学校。刘少奇曾回忆说：“梅冶成是帮助我进步的第一位老师。”1915年回到家乡，梅冶成开办了一所私人学校。1921年，应聘到云山高小任史地教师。在这里与何叔衡、谢觉哉等结为密友，并接受何叔衡之聘，任宁乡通俗教育讲演员。他常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宣传进步思想。

1924年国共合作时，梅冶成受何叔衡之托，在宁乡四处奔走，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动员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同年，他加入宁乡县成立的农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1925年1月，梅冶成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2月，在中国国民党宁乡特支负责农运工作。7月，任宁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2月，当选为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在此期间，梅冶成还担任过宁乡特别法庭副庭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参与领导宁乡沩山起义，创建工农民主政府，并被推举为主席。8月，起义失败，梅冶成转到江西西征任教。不久，又参与组织南得路工作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后流亡上海，被安排在共产党员王凌波主持的印刷所工作。

1930年9月被捕，后经营救于1931年6月释放，留在党中央所属机关工作，管理海外华侨的捐款和物资。1932年，由于机关遭破坏，再次被捕，被判刑4年。获释后，于1943年3月6日在家乡病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那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梅冶成烈士用“风雨潇潇姑养晦，不愁前路不光明”“满腔热血嗟吾老，一曲救亡促子行”等诗行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诠释了一位普通党员信仰的力量。缅怀逝去的足音，追寻历史的合力，可以更立体、更全面地再现一个民族的奋斗史、抗争史、思想史。通过《梅冶成烈士年谱》，把宏大叙事背后的一些快要湮灭的人物史找回来，既可告慰成千上万的英烈，又可以教育当代共产党人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还可激励无数后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跟党走。

梅冶成烈士归葬宁乡莲花山，正对文笔峰，背倚红霞大山（烈士沩山起义前曾在红霞落脚），脚下楚江长流，田畴村落，四季如画。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一代代志士虽然远去，但他们的事业与青山一样不老；一代代仁人虽然逝去，但他们的精神与绿水一样长流。

（《梅冶成烈士年谱》梅季坤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